

## 浓浓的乡情

■ 三郁草

我的老家在姚庄,那里有生我养我的村庄;那里有祖祖辈辈耕耘的良田;那里有乡亲们洒下的汗水,还有那丰收的香甜。老家与我血脉相连,让我魂牵梦萦。

过年时兴走亲眷,乡情、亲情在人客往中浓烈起来。年初二,我携家人去老家走走。在城镇化建设日新月异浪潮中,家里的老宅拆除了,村窠也随之消失了,乡亲们搬到桃源新邨居住了。往日走亲眷总会回到曾经居住过的村窠,那里有熟悉的村庄、熟悉的老宅,还有一张张熟悉的脸庞。见了众乡亲,一声声贴心着意的招呼是那么的亲切,一句句撩动心弦的问候是那么的悦耳,浓浓的乡情氤氲在寒暄之中。

记得否,家门前的那条小河日夜不停地流淌着,显得轻盈又快活。河埠边上的那棵橘子树绿意盎然,几只金黄色的橘子在枝头闪闪发亮。乡亲告诉我,长了满树的橘子,吃不完,留一些在树上,看看也不错。“唧唧”,几只麻雀正栖在枝头欢快地歌唱,是在欢迎我回家吧!

干净的河埠头,树影在粼粼水波上晃悠,灵动又美丽。逐级而下,在碧蓝碧蓝的河水中,小鱼儿游来游去,快乐又自在。岸边的垂柳丝丝缕缕,在暖阳下舒展舞袖,摇曳着岁月的光泽,热忱地迎接春的到来。美好的记忆浮现在脑际,仿佛就在昨日。

到了姚庄,儿子说要带孙子去横港村看看。横港村是小有名气的美丽乡村,是得去一去、看

一看的。我也想在姚庄的街道上走一走、看一看,那里有我25年的工作经历,有曾经熟悉的同事,有曾经服务过的乡亲……

踏进桃源新邨,一幢幢楼房鳞次栉比,一辆辆轿车接踵而来。路人行色匆匆,一张张脸孔是陌生的,毕竟素不相识么。乡间有句老话叫“不打不相识”。这“打”字并非指打架,而是打交道。打过交道才相识呀!乡亲乡亲,天天见面,日日相处,就像一家人。日久生情,久别就思念,这便是难以割舍的乡情!家乡是生我养我的根,乡情是哺我育我的魂。

正缓缓行走着,有位上了年纪的男人瞥了我一眼,说:“是来做客的吧,怎么两手空空呢?”看来也是喜欢套近乎的人。我一听口音便问:“你是东头人(指毗邻上海地区的人)吧?”“原本是俞汇乡的,现在都成姚庄人了。”同是姚庄人,遇上了,碰撞出热情的火花来。他看我有些年纪了,就问:“岁数不小了吧?”“那当然,肯定比你大!”“那你看看我有几岁了?”我稍稍迟疑一下,说:“六十七八?”他一脸惊诧,说:“你的眼光真准,没过年我六十七,过了年就是六十八啦!哎,岁月不饶人哪!”哈哈!挺风趣的一位“同乡人”。

过年,亲友们聚在一起,浓浓的情愫通过各种形式来表达。抿酒喝茶,高谈阔论,乡情亲情如火焰般燃起。

到亲眷家“报到”了一下,我和老伴跟着走出去走走,便开始了“寻亲”之路。来来回回走过不少地方,过往行人不少,竟然没一个认识的。正在我们沮丧之际,边上廊檐下正在喝茶闲聊的两人映入眼帘,其中一人不是朱某吗?朱某是老

伴父亲的继子的儿子,说来也是亲眷,但平日里很少走动,差不多有十来年未见过面。我惊喜地跟他打了声招呼,他也惊喜地连忙站起来,开心地说:“阿叔来姚庄了啊,难得难得!”我伸手去握,他却一把抱住了我,久久不肯松手。亲情的纽带把我们紧紧拴在一起。他说:“父亲过世时,阿叔从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参加葬礼,令我十分感动。”待回过神来,他指着另一位老人说:“这是我的舅舅——阿靠师傅。”说起阿靠师傅,我早就认识,只是四十余年未曾谋面,显得有些生疏了。重提旧事,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,我已是卫生院院长了。由于医疗业务量直线上升,医疗用房拥挤不堪。经相关部门批准,将两层的住院楼加建一层,增加病房,以解燃眉之急。阿靠师傅是本乡本土颇有名望的建筑工程头。他带领建筑队夜以继日奋战,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建筑任务。四十余年一晃而过,阿靠师傅已是须眉皆白,不由感叹人生蹉跎。

离开后,老伴余兴未尽,说再走走,或许还能碰到几个乡邻。又绕了一大圈,遇上了原来同村的一家子。他们正忙着招待客人,看见我们来了,就寒暄起来,说多年不见,看来身体不错,还一个劲地夸我老伴年轻,老伴都笑得合不拢嘴了。边上有位矮小的保洁员正在扫地,她头戴兜帽,外加口罩,见了我,轻轻地唤了一声:“小万阿哥!”听着声音挺熟悉,就是记不起是谁?正尴尬时,老伴亲热地称呼她:“巧珍,正忙着?”“你们回来啦!”巧珍是老家西隔壁的邻居,比我年轻几岁。昔日的她个子不算矮,干起活来勤快利索,可命运多舛,历经三次胆结石手术,健康状况大

不如前,身体萎缩得厉害,竟然找不出年轻时的一丝模样来。在攀谈中得知,她已经享有养老金了。老伴劝她别再扫地了,该安享晚年啦。她笑着说:“在家没事干,闲得慌。扫扫地,既打发时光,还能赚点钱补贴家用。”看看,这就是农民本色。

正值正午,我催老伴该回亲眷家吃中饭了,老伴却摆出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。当她得知阿八叔就在附近,就毫不犹豫地上门造访。老实巴交的阿八叔原本住我家河对面,正所谓“人到河埠头天天见,隔条河也是邻居”。阿八叔家里穷,人又老实得“三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来”,乡下姑娘没一个看得上他。后来阿八叔娶了个智力勿全清的姑娘,生了个聪明能干的儿子。儿子现在是一名优秀的公职人员。一转眼,阿八叔老了。遗憾的是他早年丧妻,庆幸的是儿子孝顺,晚年生活安康幸福。老伴说:“阿八叔人好,好人总归会有好报的。”

回到亲眷家,儿子也从横港回来了。儿子饶有兴致地告诉我们:“今天巧了,我们在横港村打听‘民俗展览馆’时,遇到两位上了年纪的村民。他们说听你的口音是本乡人啊,怎会不知道呢?我说,我原来就是隔壁北鹤村的,只是从小就去了县城,很少回来罢了。两位村民说,那你得多回家看看,家乡变化可大了,都成美丽乡村了。他们还说北鹤村有个叫万某的,是位医生,还有一个叫万海根的,远近都有点名气。”几句话说到儿子的心坎上。儿子感慨:想不到自己的祖、父辈名声在外,这么多年过去了,乡亲们还惦记在心。

## 梅花楹联(五题)

■ 钟迪良

一  
数点红心随雪出,  
几枝倩影带春回。

二  
雨带性灵,叶和枝并茂;  
寒坚风骨,花与雪同清。

三  
霏霏玉屑凝寒意,  
朵朵琼花溢暗香。

四  
淡泊常香,寂而不怨,瘦而不怨;  
清幽自洁,雪也无尘,风也无尘。

五  
冰里铸香魂,凭铮铮铁骨,耿耿丹心,傲居有瑞气;  
风中暗香飘,展婷婷英姿,盈盈笑靥,美化以诗篇。



红梅 ■ 陈中

## 红梅花儿开

■ 黄竞浩

我最早知道“红梅”这种花,是缘于歌剧《江姐》。1964年,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将小说《红岩》中有关江姐的故事搬上歌剧舞台,这就是歌剧《江姐》。歌剧公演轰动了全国,全国迅速掀起“江姐热”。以江姐的革命足迹为主要线索的歌剧《江姐》,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大义凛然、视死如归的英雄女性的豪迈形象,赞颂了以江姐为代表的革命先烈们热爱人民、忠诚于党的崇高品质。在那个唱英雄、学英雄的年代里,江姐无疑是一面激人奋进的旗帜。剧中的著名唱段《红梅赞》《革命到底志如钢》《青松林内红旗扬》《五洲人民齐欢笑》《春蚕到死丝不断》《绣红旗》等,旋律优美动人,歌词朗朗上口,让人百听不厌。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《红梅赞》:“红岩上红梅开,千里冰霜脚下踩,三九严寒何所惧,一片丹心向阳开,向阳开。红梅花儿开,朵朵放光彩,昂首怒放花万朵,香飘云天外,唤醒百花齐开放,高歌欢庆新春来。”

当时,我们进初中不久,学校的音乐老师是一位老先生,原是部队合唱团的,受过专门的音乐教育,不但教我们唱歌,还教我

们识谱,使我们对唱歌很感兴趣。记得当时我们班有位同学的哥哥在嘉兴一中读高中,学校组织他们排演歌剧《江姐》,他是乐器组的,手头有一套歌剧《江姐》的全部歌曲。得到这个消息,我们喜出望外,趁周末同学的哥哥回家时,我们就去借来抄。因为曲子比较多,我们几个人分头抄,甚至开夜工抄,终于在第二天同学的哥哥要回学校前全部抄写完成。我们把这几十张抄满歌曲的纸合在一起,还做了个封面,上面画有一块高耸的岩石,还有一枝挺拔的红梅昂首怒放。之后,我们一首首学唱,唱会了歌剧《江姐》里的主要歌曲。

歌剧《江姐》中,创作者选择“红梅”来象征以江姐为代表的革命志士一颗红心忠于党、征途上从不怕火海刀山、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粉身碎骨心也甘的革命精神,是最恰当不过的。梅花是中国十大花之首,与兰花、竹子、菊花列为“四君子”,与松、竹并称为“岁寒三友”。梅花是原产于我国的传统名花,已有3000多年的种植历史。疏枝缀玉缤纷怒放时,有的艳如朝霞,有的白似瑞雪,有的绿如碧玉,形成梅海凝云、云蒸霞蔚的壮观景象。梅花香味别具特点,梅

花枝条清瘦、明晰、色彩和谐,横、斜、疏、瘦体现了梅的神韵。

梅花历来为人们所称赞,宋代陆游的《梅花绝句》写道:“当年走马锦城西,曾为梅花醉似泥。二十里中香不断,青羊官到浣花溪。”宋代杨万里的《上元前一夕,游东园看红梅右题停罢坊场图三》写道:“偶看红梅到小园,凭栏送眼过前村。山头茅屋隔孤树,篱外行人出半身。”宋代王安石的《梅花》写道:“墙角数枝梅,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,为有暗香来。”历来咏梅诗词无数,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和诗人个人的志趣爱好,他们笔下的咏梅诗各有千秋,却都比不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宽广胸怀和对梅的精神、品格的形象描绘:“风雨送春归,飞雪迎春到。已是悬崖百丈冰,犹有花枝俏。俏也不争春,只把春来报。待到山花烂漫时,她在丛中笑。”

到了“红梅花儿开”的时节,江南水乡原来罕见的红梅,因了大家的喜欢而遍植,公园里、小区中、行道旁,两棵、三棵,甚至一排、一片,凌寒怒放,为肃杀的冬天画上一笔鲜艳的暖色,这不正是先烈们精神永存的最好见证!



清香染春意(国画) ■ 梅萌